

论张仲景的针刺法属治未病

李宇铭

【摘要】 张仲景并非在所有病情上均选用针刺法,根据原文分析,可发现运用针刺的病证,均是病情较为初浅者,目的是以防传变。除此之外,针刺亦用在五脏相乘的病证,以及需要因势利导而下血之证,二者亦是用在病情的初浅阶段,体现了治未病的思想。明确张仲景对于针刺法运用的思想,对于理解《黄帝内经》与《伤寒杂病论》思想的异同,以及对于临床应用针刺的时机把握皆有重要意义。

【关键词】 张仲景; 伤寒论; 金匱要略; 针刺; 针灸; 治未病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22.19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749.2012.04.011

在仲景书中,有少数应用针刺治病的条文,在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匱要略》中具体论述针刺治病(不包括误治、灸法)的条文共约 17 条,究竟张仲景在何种情况下用汤药? 何种情况下用针刺? 逐一分析原文,可发现针刺均是用在“治未病”,就是在病情尚浅时,或能因势利导使病自愈,属于有病早治、预防传变的思想。

明确指出针刺用在“治未病”的,是在《金匱要略》第一篇,在第 1 条讨论“见肝之病,知肝传脾”之后,紧接第 2 条即说“若能人养慎,不令邪风干忤经络,适中经络,未流传腑脏,即医治之;四肢才觉重滞,即导引、吐纳、针灸、膏摩,勿令九窍闭塞”,本条说的“四肢才觉重滞”,即是前文“适中经络,未流传腑脏”的具体表现,在此时及早医治,可以用“导引、吐纳、针灸、膏摩”等方法,是已病防传。

逐一分析仲景书中各条针刺的条文,可发现张仲景运用针刺法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。

1 针刺治浅病

上文将“导引、吐纳、针灸、膏摩”四类并排,当中的“导引、吐纳、膏摩”在现代的角度来看,可理解为养生的方法,多用在未病或浅病的情况下,可知张仲景把针灸理解为一种相对简便的疗法,用在病初浅的阶段。

《伤寒论》8 条说“太阳病,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,以行其经尽故也。若欲作再经者,针足阳明,使经不传则愈”,此条明显指出针刺的目的,是以防传变,用在病情尚浅的阶段。

《伤寒论》24 条说“太阳病,初服桂枝汤,反烦,不解者,先刺风池、风府,却与桂枝汤则愈”,此条针刺的目的,是疏解表郁,治疗服桂枝汤后的烦而不解。另一方面,参看后文 25、26 条,假若没有进行针刺而继续使用桂枝汤,使表气郁滞加

重,可出现各种变证,如大汗出、脉洪大;或若形似疟,一日再发;或大烦渴不解,脉洪大;甚至如后文的麻黄汤证、大青龙汤证均可以见烦。由于病情加重,则不一定能以桂枝汤治疗,因此,在“烦”初起、病浅之时,即用针刺治之,是有病早治的思想,假若病更深一层,则针刺亦不能解。

《金匱要略》四篇 1 条说“师曰:疟脉自弦,弦数者多热,弦迟者多寒。弦小紧者,下之差,弦迟者,可温之;弦紧者,可发汗、针灸也”,脉“弦紧”是同类脉象,均是感受寒邪所致,若“脉弦而紧”则寒邪在表,如《金匱要略》十篇 17 条与十四篇 9 条均说“脉弦而紧,弦则卫气不行,即恶寒”,即感受寒邪,使卫阳之气不行,又如《伤寒论》113 条说“形作伤寒,其脉不弦紧而弱”,文中说“形作伤寒”,就是说实际上并非伤寒,假如真是伤寒的话,当见弦紧之脉。本条将“发汗”与“针灸”法并列,可知针灸亦能宣散在表之邪,用在病位浅表之证。再者,疟疾发作有时,在发作之前即用针灸治之,亦有治未病思想。

《金匱要略》六篇 1 条说“问曰:血痹病从何得之? 师曰:夫尊荣人,骨弱肌肤盛,重因疲劳,汗出,卧不时动摇,加被微风,遂得之。但以脉自微濡,在寸口、关上小紧。宜针引阳气,令脉和紧去则愈”,此条相较于后一条,血痹病用黄芪桂枝五物汤,明显是病情较浅,因素体偏虚而“加被微风”,感受风寒,因而在表之经络不通,故只需以针刺通行阳气则愈。

2 针刺治乘传

针刺亦用在五脏相乘病证的初浅阶段,以防疾病传变。

《伤寒论》108 条说“伤寒,腹满、谵语、寸口脉浮而紧,此肝乘脾也,名曰纵,刺期门”,此条见“腹满、谵语”,属于中焦脾胃之证,可是从脉象上看,按《辨脉法》“脉浮而紧者,名曰弦也”,脉浮紧即是属于肝病之脉,从脉证比较,可知“腹满、谵语”的成因是“肝乘脾”所致,即木乘土,与《金匱要略》说的“见肝之病,知肝传脾”的思想相符,可是这里并非“当先实脾”,由于脾病已经显露,其因在肝,因此先针刺期门,以治

作者单位:10070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

作者简介:李宇铭(1981-),中国香港人,2009 级在读博士研究生,香港注册中医师。研究方向:仲景学说理论、经方药物剂量理论研究。E-mail:emedvincent@gmail.com

肝病。

再看《伤寒论》109 条“伤寒发热，啬啬恶寒、大渴欲饮水，其腹必满、自汗出、小便利、其病欲解，此肝乘肺也，名曰横，刺期门”，此条与前条相近，亦有肝乘脾之象的“腹满”，同见“大渴欲饮水”的阳明胃热之象，还见其他表证，病情除有肝乘脾之外，还加上了肝乘肺，故此曰“横”，是横逆放纵之意。从这两条病情比较，可知若 108 条肝病乘脾的病情日益发展，肝病加重，可继而乘脾犯肺，因此 108 条刺期门的意思，也是已病防传。到了 109 条仍继续用刺期门，是因为病的核心没有转变，因此仍用此法治之。

《伤寒论》142 条说“太阳与少阳并病，头项强痛，或眩冒，时如结胸，心下痞硬者，当刺大椎第一间、肺俞、肝俞，慎不可发汗；发汗则谵语、脉弦；五日谵语不止，当刺期门”，本条“并病”是指有先后之分，先病太阳，后病少阳，由于刚传入少阳，即以针刺治之，或有自愈之机，如前文第八条“针足阳明”的情况相约，而且这里还用到“肺俞”与“肝俞”，明显考虑到“肝乘肺”的关系。再看《伤寒论》171 条“太阳、少阳并病，心下硬、颈项强而眩者，当刺大椎、肺俞、肝俞，慎勿下之”，亦属此例。若病情较重，如在 172 条的“太阳与少阳合病”，则需要用汤药治疗。

《金匮要略》二十篇 11 条说“妇人伤胎，怀身腹满，不得小便，从腰以下重，如有水气状，怀身七月，太阴当养不养，此心气实，当刺泻劳宫及关元，小便微利则愈”，此条虽然说是“心气实”，但从其证所见的“腹满”、“腰以下重”，则与“肾着”中的“腰以下冷痛，腹重如带五千钱”相近，差别只在小便利与不利。肾着与《伤寒论》109 条所说的“横”病机理相约，是肾气虚，阳虚寒盛，肾气停滞而干犯中焦脾气，属水乘土之证。因此，《金匮要略》此条的病机，亦是肾气乘脾，故说“太阴当养不养”，是肾不能养脾；可是又因“妇人伤胎”，肾气受伤，所以出现小便不利，故此针刺关元以通下焦肾气；由于肾更进一步乘心，是水乘火，针刺劳宫以泻心气。本条所用的针刺治法，亦是在五脏相乘之间作考虑，若能使“小便微利”，则肾气不乘心脾而自愈。

3 针刺助下血

在仲景书中，多次使用针刺以助下血，属于因势利导的方法。

《伤寒论》143 条说“妇人中风，发热恶寒，经水适来，得之七八日，热除而脉迟、身凉、胸胁下满，如结胸状，谵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也，当刺期门，随其实而取之”（本条在《金匮要略》二十二篇 3 条亦有类似条文），本证用刺期门的方法来治病，与前 108 条的“肝乘脾”之证相约，是由于肝血郁滞，热入血室，因而刺之。比较后面 144 条，同样是热入血室，可是却用小柴胡汤而不用针刺之法，是因为两者病情有轻重之别，后者是“其血必结……发作有时”，病情相对较重，因此用

刺期门的治法，有早治防变的思想。仔细比较两条，143 条是“经水适来”，而 144 条则是“经水适断”，143 条用针刺治疗，实际上是因势利导，随着经水来潮、下血之际，正是自愈的好机会，再参看 145 条亦是热入血室而“经水适来”，可是却强调“无犯胃气，及上二焦，必自愈”，正是指经水得下则血室之热能自愈，而 143 条证情相对 145 条较重，145 单见“谵语”，143 更见“胸胁下满，如结胸状”，是气血不畅，病更深一层，因此配上针刺期门以疏散肝气，能助血室之热得以自下，故说“随其实而取之”，意思即是随月经来潮时血室充实而下，因而配合针刺泻法。到了 144 条因“经水适来”，则无下血自愈之机，故此不能用单用针刺治法，而需改用汤药。

另在《伤寒论》216 条：“阳明病、下血、谵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但头汗出者，刺期门，随其实而写之，濇然汗出则愈”（在《金匮要略》二十二篇 4 条亦有类似条文），本条与上述刺期门治热入血室之机理相同，只是其来路不同，前条是妇人病，而本条则是阳明病，男女均可得，而同样是由于有“下血”之机，因此亦以刺期门的方法，随着下焦血的充实而下行之际，针刺以泻其热。假若不在下血之势，则不能用刺期门之法，如后一条 217 条的“汗出谵语”，需要改用大承气汤强攻下。

还有在《伤寒论》308 条说“少阴病，下利便脓血者，可刺”，这需要与前条作比较，307 条说“少阴病，二三日四五日，腹痛，小便不利，下利不止，便脓血者，桃花汤主之”，308 条证情相对简单，由于病在少阴，属于下焦阳虚寒盛，此时见下利而便脓血，代表脓血在下焦，亦可像前文热入血室之理，以针刺因势利导，使脓血下行则愈。307 条的病情相对更深一层，除了下利便脓血外，更见腹痛、小便不利，因此不能单以针刺治法，而改用汤药治之。

4 结语

综合全文，张仲景运用针刺法在于三大类病情，分别是预防传变、治疗相乘病证以及因势利导而助下血，三者均属于病证的初浅阶段，体现了针刺目的为治未病中未病先防、已病防传的思想。

张仲景并非所有病证皆可运用针刺，未有见张仲景在病情深重时针刺的记载，若病证已经进一步深入则选用汤药。这符合中医理论“汤者荡也”，取汤剂能荡涤脏腑之意，是故仲景书中仍以讨论汤药“治已病”为主要目的，治未病的内容则相对较少。

在《黄帝内经》中主要以针灸为治疗方法，及至《伤寒杂病论》则以汤药为主，在治法思想与治疗手段皆有演变发展，明确张仲景对于针刺法运用的思想，对于理解两书学术思想的异同，以及对于临床应用针刺的时机把握皆有重要意义。

（收稿日期：2012-01-04）

（本文编辑：刘群）